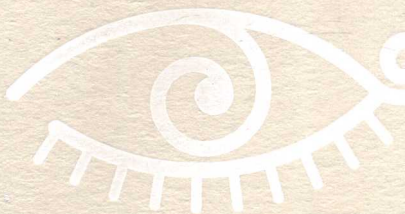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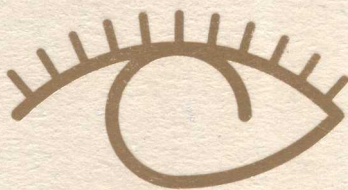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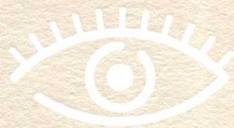


# 先锋的多重影像

文学隐含的历史解释以及各种激动、感慨、愤怒、嘲笑，  
无不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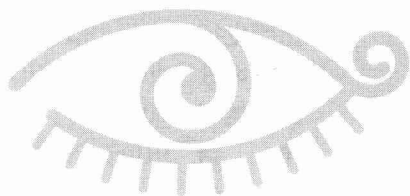
文学擅长从日常生活之中察觉、分析和形象地演示“无名的能量”，  
甚至成为这种能量的积聚、组织和动员。这即是文学的先锋性。

南帆  
——  
著



# 先锋的多重影像

南帆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锋的多重影像 / 南帆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43-5490-4

I. ①先… II. ①南…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8944号

## 先锋的多重影像

---

著 者 南 帆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490-4  
定 价 78.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近照

## 自序：理论的半径与审美

### 1

这本论文集并非阶段性文选，尽管收入的理论作品大多数完成于最近十年。论文集分为六辑，试图标出我的理论兴趣围绕哪些主题。有了足够的时间距离，这些主题的轮廓、脉络和范围逐渐清晰起来。这一段时间出版的专著——例如，《五种形象》《无名的能量》——聚焦于某些特殊区域，这些主题始终作为思想背景调节理论的杠杆。论文集收入了若干访谈和演讲稿。与引经据典、严谨而规范的论文不同，访谈和演讲稿多半是发散式的，不仅保存了对话现场气氛、多向的论述线索和活跃的思想触角，而且保存了思想完成的某些具体步骤。

编选每一辑论文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主题曾经在我的思想之中逐渐生长。尽管不存在一个事先的理论规划，但是，我的考虑不知不觉地盘旋于相近的区域，持续地思索，自我辩难，期待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图景。当然，各种观念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编辑论文时可以察觉，一些论点和例证曾经出现于多篇论文。这种现象记录了思索的缓重节奏。

如同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所示，物质生产与意义生产、历史与人生、关系与结构、词与物、共时与历时、绝对与相对均为我所关注的问题。尽管如此，如今我更愿意谈论的是，考察这些问题秉持的一个普遍观念：关系主义。

1998年出版的《文学的维度》之中，我开始将文学置入社会话语光谱给予描述。在我看来，社会话语光谱包含了多种话语类型共时的横向排列：“这是一个开阔的话语平台，每一个独立的话语系统彼此抗衡，互施压力，最终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换一句话说，相对于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相对于诸多学科，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话语系统之间的差

异关系既提供了认识‘自我’的‘他者’，又表明了话语权力的再分配。”<sup>①</sup>这显然是关系主义的定位方式。关系主义的基本构思是，展示多种话语类型的平衡、比较、角逐，并且进入这种关系网络辨认文学话语。我的记忆之中，《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正式地确认了关系主义异于本质主义的内涵：“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我愿意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关系主义’。”<sup>②</sup>

在一个论断之前加上“相对于……”这个短语，这是关系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对于植物，这是动物；相对于自然物，这是人工制品；“相对于……”的参照坐标愈多，论断愈严密：相对于橱子、床铺、桌子，这是一张椅子；相对于斑马、豹子、狮子，这是一只老虎；相对于哲学、史学、新闻，这是文学；相对于小说、诗、论文，这是散文——的确，关系主义同时构成了我考察文类的理论视域。事实上，多数人对于关系主义并不陌生。日常表述之中，形容一个人性格豪爽、一条街道拥挤不堪或者一堵墙壁整洁白净，无不包含了“相对于……”的参照，只不过这些参照物貌似“不在场”——借用解构主义的术语——罢了。

显而易见，关系主义的“相对于……”对于本质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的确，关系主义不想隐瞒对于本质主义的深刻怀疑。本质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常识性想象：万事万物的性质和意义无不来自恒定的本质规定。这些规定不会因为“相对于……”而发生改变。真理始终如一。这时，关系主义包含的比较、权衡、互动、互适无不隐藏了对于本质规定的瓦解。这必然导致本质主义的强烈反弹。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男女老幼，善恶美丑——如果万事万物闪烁无常，旋生旋灭，所有的故事无非临时组织——丧失了稳定的秩序之后，何谓社会？何谓历史？

如何安抚这种强烈的理论惊惧？关系主义只要提到一个事实就够了：所有的关系莫非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历史从未消失。从锄头、镰刀、扁担到拖拉机、计算机、航天飞机，从哲学话语、历史话语、经济学话语到广播、电影、电视剧——社会历史化身于各种具体的事物，制造它们之间复杂的关

① 南帆：《无名的能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② 南帆：《关系与结构》，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7页。



系网络。由于计算机的普遍运用，锄头、镰刀、扁担的价值正在下降；由于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出现，文学不得不重新设置自己的关注范围，等等。如此复杂的关系网络显示了某一阶段历史空间的巨大容量和基本结构。如果说，历史空间的各种实体注释了“巨大容量”，那么，这些实体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历史空间的结构性质。必须强调的是，社会历史的能量不仅可能剧烈地撼动已有的关系网络，进而改变各种事物的意义、价值和位置；同时，社会历史的能量也可能巩固已有的关系网络，维持各种事物的面貌，从而在众多领域保证一个熟悉的、仿佛亘古不变的秩序。大多数时候，后者覆盖的时间与空间远远超过了前者。所以，关系主义挑战的仅仅是这个命题：万事万物的性质和意义无不来自恒定的本质规定。规定的权利必须归还社会历史。当然，社会历史从未使万事万物成为瞬息万变的幻影。

关系主义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信任“纯文学”这个概念。我充分理解赋予“纯文学”的各种临时功能——这个概念曾经形成抵抗外部干涉的防线，也曾经负责鉴定文学的学科知识正统与否。尽管如此，我从未发现某种“本质”规定的文学坐镇古今中外。事实上，人们只能遇到标明了各种时间与空间型号的具体文学，例如神话、史诗、传奇、诗词、小说、戏曲，等等。关系主义的视域之中，“诗词”相对的文体是古代的骈文、赋、曲、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以及奏章、笔记，等等；“现代小说”相对的文体是现代诗、电影、电视剧、现代散文以及新闻和各种类型的论文，等等。这些相对的文体隐含了深刻的历史感。所谓的“历史感”远远不只来自“开元年间”或者“20世纪初”这些年代称号，而是显现于文学赖以形成和运行的历史文化——文学与另一些文类的合作、紧张和互动。这是远为内在的“历史感”。

## 2

为什么“历史感”如此重要？至少我愿意知道，自己栖身于何种历史潮流，扮演的是何种角色。生活的表象琐杂喧闹，黏稠纷乱，人们往往身陷某一个逼仄的角落而无法登上制高点纵览历史。哲学负责调集各种形而上的概念，历史著作简约地勾画出千年大势，然而，这些观点常常循环于学院内部，甚至仅仅是某些教授购买晋升门票的理论货币。相对地说，文学有声有色地踏入了日常生活。文学隐含的历史解释以及各种激动、感慨、愤怒、嘲笑无

不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对于文学说来，日常生活构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作领域。从额头上的皱纹到梔子花的气味，从火车汽笛的尖锐鸣叫到荡漾于湖面的波纹，风花雪月，世态炎凉，日常生活的一切现象无不纳入文学。高高在上的哲学没有兴趣眷顾如此低俗的世界，历史学的宏大视野无法处理如此稠密的细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仅仅涉及日常生活的某个层面或者某个局部。迄今为止，只有文学义无反顾地投入，如鱼得水。

文学什么时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价值？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日常生活始终存在，但是，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现代性的兴起密切相关。对于神话、史诗以种种浪漫传奇说来，充当主角的是神、英雄以及王公贵族。现代性的兴起隐含了一系列观念体系的革命，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世俗精神以及个人的重视无不带来了文学风格的隐秘转折。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底层的普通小人物，现实的密集纹理，带有各种气息的细节，栩栩如生的景象，饱满的性格和内心波纹，诸如此类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征无不沉淀了现代性带来的内在演变。当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巨大的主题投入文学的时候，这个主题产生的压力甚至开始修正文学形式，例如叙述密度的增加，个人视角乃至第一人称的独白，华丽的修辞转向了写实，等等。相对于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相对于诸多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文学直接卷入人们的喜怒哀乐。日常生活这个概念表明，文学最为接近个人生活圈。

现代性兴起制造的后果之一是，日常生活不再是某种观念的附庸或者证明；相反，这个领域拥有独立的价值和社会逻辑。某些重要的历史阶段，日常生活构成了各种巨变的策源地，许多观念的形成、巩固或者瓦解无不植根于这个领域。这同时提供了文学相对独立的意义——独立于诸多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当这些概念系统因为陈陈相因而演变为僵硬的陈词滥调时，社会科学将丧失洞察日常生活的功能。日常生活充满了芸芸众生的渺小意志，仿佛仅仅制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故事。然而，某些意外的时刻，无数的渺小意志可能从四面八方汇入相同的河道，演变为反抗压抑的汹涌洪流。我曾经用“无名的能量”形容众多无名之辈共同上演的壮举。

显然，文学擅长从日常生活之中察觉、分析和形象地演示“无名的能量”，甚至成为这种能量的积聚、组织和动员。这即是文学的先锋性。如今，



历史进入了一个开阔地带，各种维持多时的理论模式逐渐失效，新型的可能闪烁不定。社会科学再度开始集结，力图对历史重新解释，提出富有预见意义的结论。这时，文学的先锋性显现为，提炼日常经验内部的历史矿藏，以喜怒哀乐为语言对话社会科学的概念方阵。如果说，社会科学概念系统的概括与思辨具有某种普遍意义，那么，文学赢得的是虚构特权。虚构使形象摆脱了原型的拘囿，根据想象的逻辑纵情飞翔于初始的现实之上。这是文学对历史的独特描述，也是文学参与与介入历史的实践。“日常生活”曾经由后现代主义“越过边界，填平鸿沟”的口号给予阐释，也曾经充当娱乐嬉戏的世俗躯壳，然而，对我说来，日常生活是与文学的先锋性联系在一起的。

我由衷地尊重社会科学，社会历史发生的剧烈震荡正在迫切地等待后续的理论解释。尽管如此，我从未考虑离开文学。并非因为某种宗教般的虔诚，而是因为另一个理由：文学同时隐含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解释。

### 3

如此频繁地提到“社会历史”，无疑展示了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基本前提。现在，我必须面对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反复遭受的质疑：审美又到哪里去了？文学曾经被视为社会历史的资料与情报，所有的故事仿佛都乏味地图解某些时髦的口号或者众所周知的政治学、社会学命题。没有内心的悸动，没有掩卷之后的唏嘘和长叹，也没有欲罢不能的悬念和波澜。如果所谓的审美仅仅是可有可无的外部包装，那么，为什么不考虑直接阅读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著作？

许多人的观念之中，康德的美学观念是谈论审美无法绕开的理论节点。康德认为，审美超越功利的衡量。换言之，审美是一个纯净无暇的领域。从审美联想到嘈杂的外部世界——无论是从一部长篇小说之中发现阶级差异，还是从一幅裸体画像体会到色情，这种粗鄙不可原谅。当然，相当长的时间里，康德的美学观念产生的争论从未停止。例如，社会历史批评学派通常倾向于认为，那种超阶级、超历史的悬空审美仅仅是一个可笑的幻觉。

康德美学观念的普遍引用显然与一个事实有关：拒绝对于审美的任意强奸。然而，现今的审美领域似乎存在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装饰性几何图案、无标题音乐与小说、电影、戏剧共同陈列于审美领域，它们之间的明显差

异——这种差异并不亚于楼房之于汽车——遭到了漠视；另一方面，审美领域与相邻领域之间的界限得到再三的强调，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或者世俗事务插入审美领域被视为不伦不类的干扰。

许多时候，我宁愿考虑另一种分析路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观念、意识形态话语或者经济、科学技术对于审美领域的修正、改造、瓦解、重建从来就没有消失；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并未破坏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感性、内心感受、激情、形象、意象、性格与故事、符号与形式——这些因素组成相对完整的意识结构，审美之外的因素通常遭到这个结构的屏蔽。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表明了另一种视野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包含了明显的政治意味。哲学、历史著作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不断地使用各种重磅的概念描述历史，例如存在、本体、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市场与经济、法律体系，如此等等。这时，文学力图显示的是，这些历史的巨型景观如何与个人、命运、内心和激情有机地联系起来。换言之，文学的意义是双重的呈现：历史视角中的个人与个人视角中的历史。

众多的历史著作之中，那些重磅的概念拥有同等分量的主人公。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这些概念匹配的人物只能是伟人、英雄、领袖、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充当配角的“群众演员”没有资格进入聚光灯圈。他们仅仅徘徊在故事边缘，如同没有性格特征的平均数。现实主义文学改变了这一点。现实主义文学的功绩并非写实技术的运用，而是让那些平庸的小人物有机会登上表演舞台。令人意外的是，舞台上的小人物嬉笑怒骂、神采飞扬，君子、好汉、奸人、懦夫一应俱全。一个又一个“人物”活灵活现地上场，现实主义文学又被称为——借用周作人的命名——“人的文学”。当然，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放逐所谓的伟人或者英雄，而是力图将他们造就成真正的“人物”。他们不再扮演各种概念性傀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性格、内心和七情六欲。从帝王将相的垄断到小人物突破重围竞选文学主人公，这显然是一个政治的胜利。当然，我感兴趣的仅仅是问题之中的一个方面：这种胜利如何曲折地显现于话语类型的演变之中。话语类型的演变具有漫长的历史。文学话语如何摆脱历史话语从而拥有独立价值，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即是“人的文学”如何成熟。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到个人、命运、内心，从帝王将相、英雄书写的历史到普通小人物、民众创造的历史，谁是真正的主人公？相当

长的时间里，各种力量的角逐从未止歇。考察审美与文学话语类型，涉及了这种角逐最为隐蔽的一条线索：

论证审美是一种独立的评判，亦即包含了个人权利的伸张。尽管各种社会框架宏大、坚硬，但是，个人的悲欢不仅真实地存在，而且渴望获得表述。人们没有理由认为，理论语言勾勒了社会图景的轮廓之后，聚焦内心的波澜仅仅是搜集一些无足轻重的填充材料。王公贵族与芸芸众生的等级秩序已经解体，前者不再是社会、国家的天然代表，后者不再是历史舞台边缘的无名氏，不再是千人一面的模糊群体。“大众”由无数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体无不具有自己的神情、经验和内心。当理论语言效力于宏大叙事的时候，无数个体沸腾的或者琐细的七情六欲开始被托付于审美。审美表明了另一种视野的开启。<sup>①</sup>

#### 4

显然，这些观点决定了我如何分析“历史与人生”。事实上，我时常阐述的是话语类型的内在区别：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尽管二者不可能彻底分割，但是，历史话语关注的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文学话语关注的是人生事件的完整。前者往往表现为一场战争，一个王朝的更迭，一种制度的建立——总之，一个撼动了历史的事件；后者往往表现为一场未遂的恋爱，一个成功的婚姻，一次举足轻重的舞会或者晚餐——总之，一个改变了人生的事件。如果说，历史著作或者经济学、社会学著作擅长描述的是某种社会的普遍状况，那么，文学擅长描述的是个人的特殊际遇。这时，“人生”、“个人”、“感性”、“普通小人物”、“日常生活”、“细节”——诸如此类的范畴无不显示出某种相近的意味。

通常的想象是，文学终于为那些重磅的概念提供了生动的证据。历史著作粗线条勾勒的轮廓找到了填充的实物，整个历史图景极大地提高了分辨率，各个局部显得精致、饱满。然而，某些时候，这种想象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风起青萍，日常生活底部无名能量的持续积累开始动摇种种习以为常

<sup>①</sup> 南帆：《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的历史描述，那些重磅的概念逐渐空心化。这时，人们可能遇到一个怪异的现象：将文学之中众多日常生活景象联成一体，这幅画卷已经塞不进历史著作的事先设计了。

这也是我屡屡质疑“典型”作为解读机制的原因。回想各种文学人物的时候，“典型”的解读往往急于依附某种通行的社会学命名，诸如阶级、劳苦大众、资本家，等等，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例如文学史对于阿Q阶级身份的勉强解读。不少批评家觉得，无法纳入社会学命名的共同体，这种文学人物多半是可疑的，他们因为身份不明而无法获得足够的信任。但是，审美颠覆了这种观念。文学的聚焦隐含了价值的重估——重新认定基础的分析单位。基础的分析单位具有这种价值：这个单位的内容产生改变，整体的意义必将或多或少地遭受改动。一篇文章基础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字以及标点符号，结构语言学的基础分析单位是每一个音素；文学的聚焦表明，个人成为社会历史的基础分析单位。谈论经济学的国民生产总值、政治学的社会制度或者社会学的阶级和阶层，担任社会历史主体的是各个群落社会成员的平均数；只有文学真正回到了每一个独特的个体。脸颊上的一颗痣，衣襟上的一片油污，老屋里的熟悉气息，邻人的特殊口音，“感时花溅泪”或者“恨别鸟惊心”，诸如此类的琐碎描写无不作为“个体”的内容而获得了不可忽视的意义。

相对于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文学的任务并不是按比例收缩视野，清晰地显现局部。文学收缩视野的目的是，让人看到原先无法发现的内容。无论是个人的肖像、性格还是命运制造的悲欢离合，个别形象不可化约：这些形象可能证明通行的社会学命名和历史著作的事先设计，也可能瓦解甚至推翻这一切。

## 5

审美带动巨大的内心波澜，欢愉、愁苦、惆怅或者憎恶波及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丧失了阐释的功能吗？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内心波澜都能得到社会科学的正面呼应，二者之间时常存在差距，甚至格格不入乃至分庭抗礼。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可以谈论《红楼梦》之中隐藏的阶级搏斗，解构主义或者精神分析学可以挑出一首诗的某一个比喻、某一个

细节大做文章，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文化研究进一步显示了理论的强悍。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即是援引各个学科的理论模式深度阐释文学。社会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积极介入文学和艺术的阐释。理论可以兴之所至设置自己的题目，例如研究18世纪欧洲文学之中的瓷器与纺织物，或者描述晚清小说之中的机器意象，还可以专题考察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奇特兵器。各种分析对象脱离了文本的叙述逻辑，这些题目必然远远甩下了审美而仅仅保持某种理论自洽。

半个世纪之前，苏珊·桑塔格曾经提出“反对阐释”口号作为审美的尖锐抗议。然而，这种抗议并未阻挡文化研究的步伐。如今，人们再也不能无视二者的紧张了：审美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意味了不同视野的竞争。如何注视这个世界——专注于个别、具体、形象，沉浸于审美享受，投入内心的纵情起伏，还是重返理性的客观严谨，以各种理论语言重写文学故事，进而赋予普遍性的高度？

这种分歧由来已久。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考虑逐渐集中于一个词汇——博弈。我曾经如此解释诸多话语系统的博弈关系：“相对于平稳的‘对话’，‘博弈’包含了更多的内容：管辖区域的分配、挤占与争夺，战略与战术，不同学科拥有的知识权力，学科的知识权力与国家机器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彼此交错的联系，如此等等。”<sup>①</sup> 博弈不再预设一个虚拟的轴心，不再确认一个终极性的意义金字塔结构，不再想象结构的顶端存在一个控制所有话语系统的制高点。没有一个先验的正史模式，理论构思之中的决定论开始褪色。我倾向于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情势，每一种话语系统均有资格成为主导：社会学、政治观念、阶级斗争学说、经济、娱乐，还有审美。这些话语系统呼应历史演变的形式之一即是博弈。

审美不再作为一个弱不禁风的角色，胆怯地缺席社会历史的所有重大场合。审美真正地活跃起来了。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转向另一个极端，夸张地将审美叙述为至高的原则，神圣不可冒犯。审美语言擅长某些主题的同时，往往拙于另一些主题。一个作家可以栩栩如生地叙述一个囚徒的微妙内心，叙述一个家族内部的财产争夺，但是，他的小说并不能替代一个国家的法律

<sup>①</sup> 南帆：《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体系或者财政规划。后者依赖另一套语言。必须坦率地承认，审美评判存在错误的可能：感性的狭隘视域，激情的偏执，悲天悯人混杂的软弱，迷醉于辉煌的形式而无视真正的牺牲，甚至真诚地颂扬暴行，陶醉于历史罪行，等等。这时，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可能出面质疑、辩论、修正，改换不同的视角和叙述方式，甚至激烈地否定。当然，审美始终拥有申辩和反驳的权力——这一切无不显现为各种话语系统的持续博弈。

关系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及其视野隐含的价值转移、博弈，上述问题显示了这本论文集的理论半径。当然，这些问题存在彼此联系，我的理论考察逐渐汇聚为一个显现了某种结构的场域。所谓的“某种结构”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期待：弥合社会历史考察与审美之间由来已久的理论分裂。“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存在何种意义的统一？二者之间相互交汇的理论逻辑是我始终关注的论题。

结束这篇冗长的序言时，我正站在延续这种理论考察的交叉路口。一个路标指向了哲学领域，上述问题与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包含了一批有待深入的哲学命题；另一个路标指向了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的众多现象无不涉及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不言而喻，我的兴趣仍然倾向于后者。



自序：理论的半径与审美 .....	001
-------------------	-----

## 第一辑

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 .....	002
文学话语的波长——关于文学研究的访谈 .....	020
文学的视角 .....	030
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	035
多维的关系 .....	050
论“纯文学” .....	065

## 第二辑

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 .....	082
审美的重启 .....	099
交汇与互动：文学、历史、记忆 .....	109
敞开与呼应：文学形式、审美、历史 .....	126
文学形式的构成与多边关系 .....	134
摇摆的叙事学：人物还是语言？ .....	161
研究方法、过度阐释与二元对立 .....	176

### 第三辑

虚构的真实 .....	184
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 .....	206
先锋文学的多重影像 .....	219
娱乐与大众的两副面孔 .....	229
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 .....	246

### 第四辑

压抑和解放：从细节到符号 .....	260
文学、大概念与日常纹理 .....	272
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	284
当代文学、革命与日常生活 .....	297

### 第五辑

散文解读的几个问题 .....	308
巨大的文体空间 .....	321
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 .....	326
如今的小说 .....	331
虚构的特权 .....	344

### 第六辑

文学理论：本土与开放 .....	352
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环境与资源 .....	364
“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 .....	373
文学、民族形象与对话 .....	382
“关系与结构”中的文学和文化——关于文化问题的访谈 .....	388

# 第一辑